

卷四十七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下處

體極居上體之下純終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道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在

也乎
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乎
 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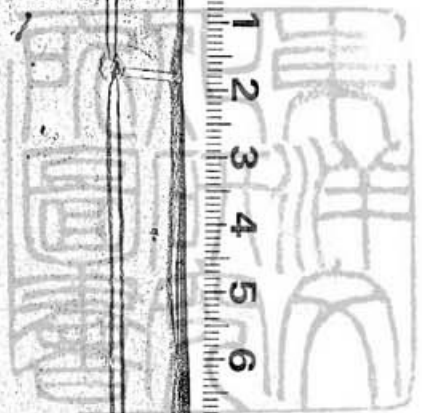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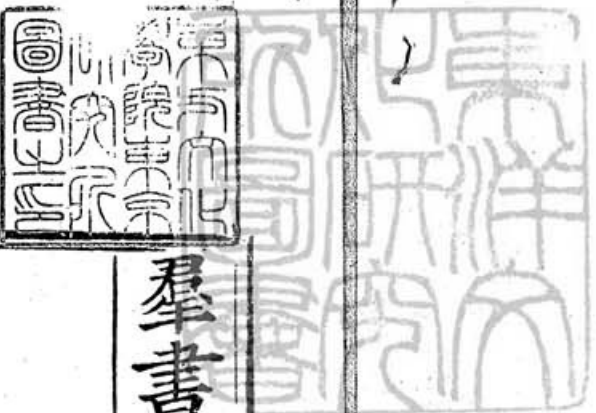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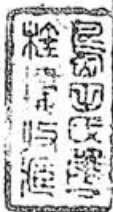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虞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世要論

劉虞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厦既

成衆椽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椽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椽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

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少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

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
懲令之必從也而茲益多巧彌大何也
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
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
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
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
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
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

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
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
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捐名譽能守之而不易
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
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
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
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
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

猶有遺謗於世也為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
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
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為昭昭之行而咸
思闇昧之利茲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
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為名也虛名
彰於世茲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
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貧
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

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
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
而智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
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
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
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
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
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

此者也不可得二三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

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

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

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寫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寫則無益於疾也又况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滯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滯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

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

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
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
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
也故其政惠其民察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
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志違己之

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
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
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此自效之
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
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
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
其主也忠其主也欲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
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

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
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
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
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
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
失之機彼亦能見己見成敗於所闇割私情

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
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
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
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
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
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

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
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
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
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
於私交况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
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
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
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
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
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
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
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
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
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

患荷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
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
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
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茲
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闇又况庸君之能
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名
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
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

抑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
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
也雖成之而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
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
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
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

高視而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
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
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
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
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
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
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所貴者
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

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
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
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
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
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
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
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
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

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更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
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
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
昔舜忝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
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
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

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
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
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
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觀往知來不
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
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
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

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
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
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
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况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
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

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
君唱臣和同高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
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
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
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曰
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失人乖人乖則時逆時
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形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
煩侮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
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
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
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
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取舍雖蒸子啖
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况因捕叛之時無悅

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
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
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次相叙明主之
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弟非
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
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

之冠固有點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
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
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
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
爲明法拔竒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
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
拔竒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
無事之法處用竒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

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
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竒逸求之
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
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常不
念禱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
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
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竒異誠
欲濟其事也使竒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

與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恭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大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違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

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嶮杜塞公論專

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
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
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
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
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
同於秦禍少者耳

世要論

拒範

為君難

或曰仲尼稱為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
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為不成
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
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臯陶也
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為君難耶曰此其
所以為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
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
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

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黠纒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施無事

不慮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涸汚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
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
風之匹也御轔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
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
覈真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之中割毫
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
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
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

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
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
之以姦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
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
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
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
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

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
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
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怒之以直乎臣
有樸駿而辭訥外䟽而內敏可不怒之以質
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怒之
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怨
可不怒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
世以取容可不怒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
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怒之以難乎
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怒之以
勁乎此七怒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
之道豈徒七怒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其爲易言臣之事
君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
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

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旣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况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

爲一代之聖明已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踞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巧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

典禮事念忠篤乃黨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
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
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察之
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
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
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
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

許深者即時伏劔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
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
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
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
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
而已然或用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
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
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

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
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
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
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
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閔思見
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則孫臏之足魏
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官小臣所以爲難也
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

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與竈而已若
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耶臣所嫉以職近
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
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
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况臣
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朝
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
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

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
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
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
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
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
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
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
見毀於魏季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

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
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
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
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
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
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
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
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

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示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駢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

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

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介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不吏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

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

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

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拂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漸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踈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獮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

出之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
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
用朝隣國恭王終謚為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
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
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
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

肺石壽石之評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後殺
之罰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
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灾
害不生灾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
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
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
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
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

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

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彘匿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誓賴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

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
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
下民吁嗟之寃復是申韓竈郅之罪人也而
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
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
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鄙之分不定也夫定
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
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

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
戚黨貴世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
請謁供其和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
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悖望上官之
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
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
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
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

或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

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

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
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
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
可以補缺也詩云衮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易曰王臣蹇蹇傳
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
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介不爲諫也雖
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况臣於君有天

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
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
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况士君子乎
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
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失不能諫則君危固諫
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
之殆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
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難之

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

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好所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

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
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寔無端
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
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
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
聞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
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諫政惠此
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
也世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
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
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
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所疾
庶幾之所耻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
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
所在宰莅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
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
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門生
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邈伊
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

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
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
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
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謚是人主權柄而
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
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

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
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
可勝記唯篇論倣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
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
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旋効名作
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
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
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

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
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